

岳母胜似亲母

黄田

我的岳母 ,身材微胖 ,皮肤白净 ,比岳父小 8 岁。我跟妻子结婚那年 ,她刚满 40 岁 ,跟妻子并排走在一起 ,就像两姊妹。岳母的视力相当好 ,我走在四五百米外的地方 ,她都能看清楚。

岳母是全家的 总理 和 财政部长 ,岳父是个暖男和模范丈夫 ,夫妻俩几十年如一日 相依为命 相敬相爱。

想当初 ,我和未婚妻谈恋爱 ,第一次相亲 ,不是和未婚妻见面 ,而是接受准岳母的 面试 。未婚妻对我说 :找男朋友要经我妈同意 ,否则枉费心机。

那天 ,我穿着一件半新半旧的蓝色的确良 衣服 ,理了一个平头 ,精神抖擞。岳母见我不高不矮 ,不胖不瘦 ,衣着朴素 ,文质彬彬 ,简单考问了几句 ,就欣然同意了 ,不像现在相亲 ,一见面就问房子、车子、票子、位子什么的。

俗话说 :岳母爱郎 糍粑粘糖。每次去未婚妻家 ,岳母总是喜笑颜开 ,把我领进客厅 ,给我倒茶水 ,吃饭时 ,不停地给我夹肉。然后 ,她拿来许多瓜子、花生、水果 ,让我品尝 ,像过年一样招待我。炎炎夏日 ,她给我找来扇子 ,让我扇风 ,严寒冬天 ,她给我烧一盆炭火 ,让我烤火 ,生怕感冒。

岳父岳母一生很勤劳 ,一把屎一把尿 ,拉扯大了二儿四女。为改善生活 ,她每年喂养了很多鸡鸭。记得有一次 ,岳母给我单独开 小灶 ,悄悄炖了一碗香喷喷的鸡肉 ,送到房间来给我吃 ,让我感到很不好意思 ,连忙推脱说 :这只鸡应该是给 爸爸妈妈 吃 ,补补身体。

岳母看女婿 ,越看越喜欢。岳母见女婿 ,没话找话说。这两则生动的谚语 ,用在岳母身上 ,再合适不过了。

岳母对我和妻子一直十分关心。

刚结婚那几年 ,我在离家 50 多公里的一所乡镇中学教书 ,家有六七亩责任田 ,家务和农活基本落在妻子的肩上。妻子在家 ,忙里又忙外。岳母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一到播种、插秧、打谷的农忙季节 ,岳母就带领妻子的弟妹来我家帮忙。

有一年 8 月底 ,开学在即 ,我要提前去学校报到 ,但还有两亩稻谷没有收割。那是农村最忙的季节 ,即使有钱也难以请到帮工 ,我和妻子急得团团转。无可奈何之际 ,妻子回娘家求援。岳母二话不说 ,先把自家田里的稻谷耨下 ,把弟妹全部派到我家打谷。大家齐心协力 ,经过一天辛苦劳动 ,终于把两亩稻谷收割回家。

东西南北中 ,赚钱到广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 ,我和妻子南下广州打工。岳父岳母非常支持 ,爽快挑起带外孙的重担。岳母在家给孩子洗衣、做饭 ,任劳任怨 ,让我们安心工作。

妻子多次对我说 ,岳母知道我喜欢看书写作 ,还能够弄点稿费 ,补贴家用 ,就经常劝妻子下班后要多做点家务 ,让我好好休息 ,多点时间和精力看书写文章。爱我胜似爱亲生女 ,也胜似我的亲生母亲 ,这样的岳母举世罕见 ,让我感激涕零 !我想 ,夫妻只有相互支持、相互鼓励、共同奋斗 ,才能打造出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百善孝为先。我认为 ,子欲孝 ,要趁早。每逢过年过节、岳父岳母生日 ,我们都寄钱回家 ,或买礼物送给两位老人。10 多年来 ,我家每年的农田补贴都拿给岳母 ,做生活开支。每个周末 ,我们都要打电话回去 ,汇报工作 ,询问家乡的变化以及老人生活、身体状况 ,并告诉岳母 :我们在外一切顺利 ,请保

重身体 ,不要牵挂。

每年春节 ,我们尽可能回家过年 ,也是为了多看看她老人家 ,陪她多说说话 ,聊聊外面的精彩世界。

也许是岳母身材微胖 ,缺少锻炼 ,加上爱吃甜食 ,60 多岁后就得了骨质增生、高血压和糖尿病 ,在病魔折磨下 ,身体每况愈下 ,一年比一年差。平时去岳母家 ,经常看到她的额头或脖子上 ,贴着一块两三寸宽的白膏布。

2019 年 ,75 岁的岳母病入膏肓。因为岳父已在 3 年前去世 ,岳母生活越来越孤单。岳父岳母培养了二儿四女 ,其中三个在家劳动 ,三个在外打工。虽然大家都很辛苦 ,但到了晚上 ,几个儿女依旧轮流照顾。妻子也几次请假 ,千里迢迢回到老家照料岳母。这年农历腊月初九 ,岳母经不住病痛反复摧残 ,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个温暖的世界。接到噩耗 ,我们立即请假 ,在手机上买好车票 ,风尘仆仆 ,连夜坐上高铁往家奔赴。快到家门口时 ,想起慈祥的岳母对我们几十年的关爱 ,泪水止不住在眼眶里打转。

岳母的棺材早已摆放在妻弟的堂屋里。我一踏进门口 ,耨下行李箱 ,就扑上前 ,看着躺在棺材里安详的岳母 ,禁不住嚎啕大哭 ,泪水奔涌而出。男儿有泪不轻弹 ,只因未到伤心处。此刻 ,我真正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

如今 ,我的父母和岳父岳母都不在了 ,兄弟姐妹成了亲戚 ,回到家乡成了客人 ,再也没有 妈妈 可喊了 ,再也没有 妈妈 热情相迎了 ,再也听不到 妈妈 亲切地叫唤我的名字了。想到这 ,我的心就隐隐作痛。

我想 ,如果下辈子还能遇到这样一个胜似亲母的岳母 ,该多么幸福。

写给母亲的诗

(四首)

□陈星光

初夏绿丝绒的寂静

春天匆匆小跑进夏天 ,
到处是流水欢快明亮的身影。
油菜花静静结籽 ,像一群怀胎的妇人
相互依偎。
一片麦子举着高高低低的手。

风吹绿野 ,
有时它趴着一动不动 ,绿丝绒的寂静。
几只白鹭 ,碧空下像飞在一幅画中。

几个农人安静地侍弄庄稼 ,
覆盆子躲在带刺的叶丛。
我和小狗东财漫步的沙沙声
加深了乡村五月一个上午的寂静。

蓦然抬头 ,小小村庄露出一只角。
母亲在等我回家。

穿过微雨春野

带母亲从城里回乡下
雨像一个小孩时断时续哭泣着

她说想把停在舟山汽车站的小电驴骑回去
路途不远 ,十分钟就够

眼看春雨稍歇 ,我把母亲放了下来
在满目春山里慢慢开着

雨又淋湿了前窗和眼睛
母亲不再是可以在贫穷的雨
中奔跑欢笑的少女

终于见她归来
戴着头盔 ,像老年穆桂英
穿过微雨的春野

几个月亮

看了一晚的月亮 ,天上的和朋友圈的。
最好的是家里的几个月亮
母亲 ,丈母娘 ,妻子和女儿。
她们的爱不虚妄 ,我愿她们平安美满。
我的爱有时很大 ,有时很小 ,
都在她们身旁。

母亲节

大清早母亲就打来电话
说今年的马铃薯太漂亮
她舍不得卖
一定要让我送给亲朋好友

它们刚从地里回到家中
依偎在墙脚
光光身子还沾着泥
像穿黄衣裳的鹅蛋
母亲一一把它们分装入袋

看到它们的朋友们
张大的嘴
也像一个马铃薯
我把夸奖转述给母亲
她笑了
比城里收到花束的年轻母亲们更欢欣

她并不晓得今天是母亲节
在我心里天天都是母亲节
不是我们不爱母亲
是母亲更爱我们

母亲

林毅臣

我的母亲出生于一个清贫农家 ,外公外婆育有二儿三女 ,母亲是小女。母亲出生时恰逢土改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 ,分到了土地如同分到宝贝。分地得女双喜临门 ,外公就给母亲取名宝芬 ,意为宝贝分到家。

母亲和父亲的结合是一种机缘巧合。永康当年大搞农田水利建设 ,在母亲所在的下宅口村边上造一条太平水库的引水渠。父亲作为义务工参与引水渠建造时 ,就住在外公家。父亲和大舅就认了干兄弟。父母亲恰好到谈婚论嫁的年纪 ,于是就成婚并有了我们三兄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 ,父亲去江西景德镇的知青农场做技术员 ,母亲独自拉扯我们兄妹三人 ,生活十分艰辛。

我爷爷育有四子二女 ,父亲是长子。在我两岁多时 ,奶奶去世 ,母亲承担起 长嫂如母 的责任 ,把家安排得井井有条。二婶、三婶、小姑、小叔每每讲起那段时光 ,齐声称赞母亲。

1982 年 ,永康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 ,我家分得近四亩水田一亩多旱地 ,父亲也从江西回来在农业局谋得一份农技员(临时工)的工作。家中温饱问题基本解决 ,并有余粮出售。母亲是初中毕业生 ,字写得工整 ,又打得一手好算盘 ,因此兼职在村里做些统计、会计的活 ,生活开始有奔头。

1984 年 ,生产队变卖集体资产 ,有农资材料和公房。由于育有二子 ,只有两间老房子不够用 ,父母亲在亲戚们的支持下 ,借钱买下一幢公房。

这一年 ,父母亲承包了一座水库养鱼。父亲白天上班 ,早晚下地干农活。母亲学机器绣花 ,每逢集市就卖掉成品换回原料。母亲经常对我们说 :一年喂四头猪 ,解决你们兄妹三人的学费、衣服和家中的日常开支。父亲微薄的工资、母亲绣花所得和卖粮卖鱼的钱用来还债。经过三年辛苦 ,家中的债务得以还清 ,此时哥哥上高中 ,我上初中 ,妹妹上小学 ,父母开始把精力放在培养我们三兄妹上面。

1989 年 ,哥参加高考。那些年陪考的父母很少 ,母亲说高考是人生转折点 ,再忙也要陪孩子走过去。我和妹妹走出考场时也看到在校门口翘首企盼的母亲。哥成绩非常好 ,以金华市理科状元身份考进中国科技大学。

光阴荏苒 ,岁月如梭。高考后填报志愿时 ,父母亲希望我填报 医学院 或 师范大学 。我沉思良久说 :我知道自己的性格 ,当医生怕害人性命 ,当老师怕误人子弟 ,我还是去做工程师 ,我要去读工业自动化。在选择学校时 ,我说 :我想去上海见世面。父母亲没有干涉我的选择 ,说当年对哥哥也是一样的态度 ,男人都应自己做抉择 ,但父母送你一句话 男人做事不要怕 ,事后不要悔 ,真不成 ,换条路试试 。这句话 ,三十多年来我一直铭记于心。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 ,父母亲比我还高兴。很快 ,母亲就给我操办酒席 ,联系了乡里电影放映员。

大学时 ,母亲每半个月给我写一

封信 ,教我做人做事。1996 年 ,哥去美国留学 ,我也大学毕业 ,妹妹读大学 ,家中的负担减轻不少。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 ,母亲担任村里的妇女主任。计划生育工作在她的运作下 ,没怎么得罪人 ,还落下个好名声。时至今日 ,我偶尔回村里买菜 ,有认识的卖菜奶奶介绍说 他是宝芬的儿子 。一些卖菜的阿姨、奶奶们就会塞给我一把自家产的蔬菜 ,我只好塞给她们更多的钱 ,只因心中牢记母亲的一句话 不占人便宜 ,才能行得正 。

2013 年 ,哥给父母亲办出了美国绿卡 ,不用像以前那样半年必须回来一次 ,可以定居美国了。

天有不测风云。2017 年 9 月 ,身体一直硬朗的我突然病倒。母亲第一时间买好机票回国照顾。2019 年和 2023 年 ,我又多次处在鬼门关前。接到信息后 ,由于中美航班减少 ,买不到直航航班 ,她一位 73 岁不懂英语的老太太 ,凭一部智能手机 ,历经 33 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到达上海 ,只为赶回国内照顾病重住院的小儿子。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年逾七旬的母亲 ,无法抗拒衰老的脚步。母亲的一只耳朵失聪 ,另一只也时常耳鸣。身体的一些部位也已衰退 ,她每天都要吃药。在这本该是我照顾她的时候 ,却是母亲无微不至地照顾我 ,以至我每每半夜梦醒泪湿枕巾。

确实 ,每一位母亲都值得儿女骄傲。